



“淞沪会战”受伤的士兵曾来镇江医治，这段历史已鲜为人知——

探访乔家门“后方医院”原址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 戴蓉

据《镇江市志》记载：“九一八”后抗日救亡活动中，“中央军委在镇江设立轻重伤兵医院各一所及临时伤兵收容所一所，镇江选派500名壮丁组成担架队，抬运伤兵。城乡妇女经过短期培训，承担护理工作，公私医院的医师全部投入抢救伤员，前后共收容治疗伤兵21000多人。”

乔家门的居民乔国和从父辈们的口中了解到，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原来的乔氏祠堂就成了战时的后方医院，收住了上海“八·一三”淞沪会战中受伤的士兵，而且还是重伤士兵。

时隔78年，这段历史在镇江已鲜为人知，不仅乔氏祠堂踪迹全无，大官山、小官山上埋葬的抗日战士坟墓也荡然无存，现在能够在乔家门找到的与战后医院还有最后一丝联系的，就是一张当时医生办公用的椅子，椅子上刻有篆体的“医政”二字。《镇江市卫生志》中记载：民国26年（1937年），省立医政学院设立伤兵医院一所，专收重病兵士。

近日，记者在乔国和的陪同下，来到了后方医院的原址，沿着医生护士走过的石板路，寻找抗战爆发当年留在这里的伤痕记忆。

一张靠背上刻有“医政”字样的椅子

这张椅子在村民乔培恒的家中，“原本村子里面很多人家都有这样的椅子，现在大家都不用这样的椅子了，估计就处理了，有两张前几年被南京医院收走了，现在村里估计只剩下这张。”乔国和介绍道。

椅子被放置在杂物间里，记者看到，这是一张很普通的靠背椅。因为时间久远，已经不复有原来的锈红色，两条椅腿靠近凳面的地方绑着铅丝固定，椅面上有凹下去的屁股形状，靠背上雕刻着“医政”两个篆体字，清晰可见。

乔培恒说这张椅子是他哥哥在医院撤退后扛回来的。他哥哥原本在上海打工，上海打仗了回到镇江，正好医院成立，他就和另外一个村民一起在医院里打杂工。医院撤走的时候，一切都乱糟糟的，很多留下的东西都给村民带回家，这张椅子就是那个时候他哥哥拿回来的。一同拿回来的还有一张桌子。那张长条桌有点像课桌，在堂屋靠墙摆放，用来摆放电饭锅等杂物。

75岁的蒋仁鹏说他上学的时候也见过这样的椅子，是他们的老师用的，椅子背后也有“医政”二字。因为是两个不认识的篆体字，老师还特意给他们讲过有关这所战后医院的故事，并说这把椅子就是当时医生用的。

椅背上“医政”二字代表的应该就是当时在镇江成立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，记者翻阅《镇江市志》《镇江市卫生志》，其中都提到了重伤医院，但是并没有确切地提到这所医院的名字。村民口中讲的是“江苏省重伤后方医院”，院长名叫胡定安。

那么这座医院究竟叫什么名字呢？记者在网上发现了一张“民国26年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临时后方重伤医院委任状”。这份委任状签发时间为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十月八日，正是淞沪会战的激战时期。委任状的内容为委任“学生朱翥为本院战时服务员”，落款为：“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临时后方重伤医院 兼院长胡定安”。

从这份委任状的落款和椅背上刻着“医政”二字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，位于乔家门的重伤医院应该就是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设立的“临时后方重伤医院”。



重伤医院院长签发的委任状



女医生曾经居住的二层小楼



更多内容
请扫描二维码



靠背刻有“医政”字样的椅子

村民记忆中的“后方重伤医院”

“淞沪会战打响之后，伤病员日益增多，需要扩容战后医院，考察地点有两处：乔家门与西斛，最后确定在乔家门的乔家祠堂设立战后医院，应该是因为乔家祠堂的面积大，房子有好几进，同时又靠铁路近，方便伤员运送。”

“当年伤员运过来的时候，都是附近的村民去抬回来，也有汽车一车一车送过来。”

“乔家祠堂再大，也住不下不停涌入的伤员，后来附近的蒋家祠堂和其他地方也陆续转移了很多伤员。”

乔家门当时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，绰号“大狮子”。他负责每天将饭菜从医院的食堂运送到其他收住伤员的地方。医院门口有一家豆腐店，每天都会给医院供应豆腐和豆浆。乔国和家对面住着的一位老人曾经是屠夫，他回忆当年他的父亲就曾经每天给医院送猪肉。

“乔家祠堂的东边有个上下塘，西南方向有一个大塘，门口的豆腐店前面有一口老井，当年医院的用水就来自这几个地方，这两个水塘，现在依旧能够看到，只是水已经不再清澈，老井因为修路被填，从路面上只能看到一个井口的形状，井口部分被铁皮盖了起来。”

今年92岁的乔显鑫是乔国和的父亲，当年也就十三四岁，每天他和村民都会到医院的门口等待外面的汽车，汽车来了就有报纸看，通过报纸，他们能够了解到最新战况。

乔国和的母亲说起医院非常感叹，当时村子里每天都能听到“伤员们哭喊的声音，整日整夜不得歇”，“太惨了，都是重伤员，有腿断了的，胳膊断了的，肚子开花的……疼得不停地喊”。

85岁的乔益汉当年也才7岁，跟着村里的木匠去过一次伤兵医院，看到那些伤员的惨状，“吓死了”，几十年后跟乔国和回忆起来仍旧心有余悸。乔益汉家在乔家门老街边上，门口正对着的小巷顶头就是乔培恒家的老房子，二层的小木楼，当时女医生和护士就居住在这里，小时候的乔培恒对于她们敲核桃吃的声音记得非常清楚。而男医生住的是另外一家小楼，因为乔家门修路被拆。儿时的乔益汉每天都能看到医生护士沿着石板路从医院走到宿舍，每到饭点，还有人专门从医院拿饭菜给那些住在宿舍的医生们送。



当年重伤医院遗址上新建的卫服所

“大官山”“小官山”地名保留至今

那些被送到医院救治的重伤员，有些经过治疗，情况好转的就被转到了附近的村民家中休养，不幸牺牲的就被埋葬在了“大官山”和“小官山”，现在山上的坟墓已经没有了，甚至山体都不见了，但是这两处地名依旧保留着。当地的村民口耳相传，“大官山埋的是有官衔的，小官山埋的是普通士兵”。

伤员牺牲后就被装进长方形的薄皮棺材，埋在山上。小时候的乔培恒还曾到大官山上放牛，看到过这些棺材。一排排整齐排列的烈士坟墓，极像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中的场景。这些坟墓与当地的圆形坟墓略有不同，是长方形的。每座坟前有一块木牌，上面书有牺牲者姓名、性别、籍贯、出生年月及何时牺牲于何战场等内容。

乔国和还听父亲说，镇江沦陷后，日本人得知这里埋的是“八·一三”淞沪会战的烈士，就报复性地开来一辆坦克在大官山上碾轧。

因为各种原因，“大官山”“小官山”已经成了村民口中的地名，大致位置在乔家门路乔家门派出所附近。小官山位于乔家门路的南侧，大约在供销社南面的一片地方。大官山位于马路的北侧，在小官山的东北方向，现在还能看到一个小坡子，但是上面已经全部都是商铺和房子了。

葬在这里的抗日烈士，据当时的村民回忆很多都是有文化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埋葬在这里，从来没有人祭扫。虽然坟墓没有了，我们不能一一分辨出他们都是谁，但是我们应该要记住他们，他们都是抗战中的无名英雄。

相关链接

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大事记

1934年9月，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在镇江北固山脚下成立。陈果夫任院长，胡定安任教务长。

1936年，兴建附属医院，选址在北固山前医政路口，后因日军侵华，工程停工。

1937年，日军侵华，无暇院务，陈果夫辞去院长职务。

1937年11月，战事逼近，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奉命西迁。在湖南沅陵与暂驻衡阳的南通学院医科合并，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（下称“苏医”）。不久长沙会战，沅陵地处前方，非安心教学之所。

1938年12月，“苏医”迁至贵阳，借地上课。

1939年2月，日寇飞机轰炸贵阳，满目疮痍，伤亡惨重；4月，“苏医”勘定院舍于重庆北碚。

1939年8月，国立江苏医学院在重庆北碚重建附属医院，11月开诊，设14个诊疗科。

1945年8月16日，抗战胜利，“苏医”复原委员会成立。

1946年9月，“苏医”本部迁移镇江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旧址。